

日本增田幸一原著

潘文安

楊崇皋
管瑞之

合譯

職業指導與個性

中華書局印行

何序

職業指導的一項基本原則，即是發展個性。因為職業指導的最終目的是求人與事的適合；而個性若不得發展，決不能達到人事適合的狀態。所以實施職業指導的主要步驟，除分析職業的內容、需要等，即是研究個人的特性。無論是在學校中或社會上，實施職業指導，沒有不以個性調查為一種方法的。所以個性即是指導事業的主體，或實施指導的對象，必須研究清楚的。

什麼是個性？或個人的特性是什麼？心理學、生理學、遺傳學等對於這問題，供給不少的答案。如何研究、測驗、評量個性，亦可從心理學、醫學、優生學等得到不少的方法。但這些材料，往往分散各處，未能與職業指導有密切的聯貫。所以專門研究個性及其與職業指導關係的著作，是極有價值的。日本增田幸一所著職業指導二十講中有七講是研究個性的，即是這類的材料。今經潘、楊、管三君合譯成爲中文，其中方法雖未必盡合我國的應用，但其理論

原則，可供研究職業指導的參考。

我國研究職業指導的參考材料本極缺少，凡能增進理論化，與實施效能的，都應對之表示歡迎。本書譯成，增加一種有價值的資料，所以願草數語，以作介紹。

何清儒廿五年二月二十日上海職業指導所

譯序

譯

序

職業指導之重要，人人知之，在此不景氣籠罩全社會中，尤覺萬分切要。蓋學校畢業而不能得業，或得業而復失業，究其癥結，皆由缺乏職業指導所致；而個性之不研究，尤為最大原因。顧蔭亭君服務教育部有年，推行職業指導甚力，每次相晤，必以目下之職業指導尙少研究個性為言。教育部督學鍾道贊博士，亦復馳書相告，謂今後職業指導之注意點，當從研究被指導者之個性入手。余極贊鍾二君之意。昔年赴日考察職業教育，曾注意及此，而以未得普遍研究為憾。去年冬，蔣君文鶴赴日本考察補習教育，臨行詢余有何委託，余即以考察最近日本之職業指導相煩，不二月，蔣君歸國，出示關於日本職業指導之書籍甚夥，余遂一研究，覺增田幸一之職業指導二十講一書，頗有價值，書中於個性研究，尤為精湛。因與同事楊管二君，窮一月之工夫，選譯藏事，以紹介於國人。並承劉湛恩博士及何清儒博士為之校訂，認為在職業指導上極有參考之價值。於其印行也，為述其崖略如此，尙祈海內宏達，予

以匡正是！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五日

潘文安序於上海職業指導所

職業指導與個性目次

何序

譯序

第一章 個性問題之開展

第一節 近代思想與個性

一

第二節 產業界與個性

八

第二章 個性之意義

一七

第一節 個性的兩種意義

一七

第二節 個性的構造

二一

第三節 個人差異

二六

第三章 小學校中之個性問題

三七

第一 節 學級編制	三八
第二 節 異常兒教育	四六
第三 節 個別的教導	五〇
第四 節 職業指導	五五
第四章 個性調查之範圍與方法	五七
第一 節 調查的範圍	五七
第二 節 調查的方法	六三
第五章 性能調查法各說(一)	七一
第一 節 一般心理測驗	七一
第二 節 特殊心理測驗	七七
(附錄) 施行測驗上的注意點	九二
第六章 性能調查法各說(二)	九九

第三節 情意測驗.....	九九
第四節 觀察的方法.....	一〇七
第七章 各種個性調查式樣.....	一一七
第一節 職業指導用.....	一一八
(附錄) 個性調查觀察注意.....	一二〇
第二節 最初入學教導用.....	一二三
第三節 個性指導用.....	一二八
第四節 教育諮詢用.....	一三八

職業指導與個性

第一章 個性問題之開展

一 近代思想與個性

(一) 文化之各方面與個人

吾人試通觀代表近代文化的各種現象，其中最顯著的特徵，就是重視「個人」和尊
重「個性」。可是從中世紀以來，曾被宗教的壓力及封建制度的暴威所抑制而忽視的各
個人的「個性」，到了近代，可說已稍稍得見天日，而一顯其本來面目；更由於時代的推演，
於是這種活潑的運動，也便漸漸的侵入了文化的各方面。

例如，首先且從「哲學」的領域上來說，古來的問題中有所謂「人類」和「自我」，

的探討，但還沒有進展到自然「人格」與「個性」等之本質的闡明。可是這從十九世紀德國「精神科學運動」(Movement of mental sciences)的先驅者威廉狄爾泰 (Wilhelm Dilthey 一八三三——一九一一年) 和斯端 (Stern) 發揮哲學學說之特色的結果，才產生有「個性心理學」(Individual psychology) 及「人格主義心理學」(Personalistische psychologie) 一方面在「哲學」自體的領域內，又有密勒佛來恩弗斯 (Richard Müller-Freienfels 一八八二——) 「個性的哲學」之釀成。密勒佛來恩弗斯的主張，他是立足於其個人的「非合理主義」(Irrationalism)，所以他便大發揮其「個性之非合理性」、「個性之合理化」、「個體」和「價值」及「生命」的關係等學說。

在「教育學」及「教育」的世界中，而把「個性」的高調唱得最高的主張，那便是「自由教育論」遠的人物，像盧梭 (Rousseau) 便為其首創者；至於現代之有名的代表人物，理論家當然要算愛倫凱 (Ellen Key 一八四九——一九二六年瑞典之「婦女解放論」者的教育家)，而實行家也就算意大利的女流大教育家蒙德梭利 (Maria Montessori)

tessori 一八七〇年生) 為首屈一指了。但是有和這主張持有反對論的人物也很不少，就是尊重其「個性」，以謀「個性」之自由的發展而為「教育」之第一要義，其所及於現代教育之各階段的影響，實不可謂不大。

關於「藝術」的範圍中之「個性」的表現，可說也是非常顯著的事實。所以藝術家在他們的藝術世界中，固然是充分的發揮其個性的特徵，那可不用說了；還有的竟假借着藝術的表現而竭力表現「個性的自覺」(Individual self-consciousness) 和「個性的認識」(Individual cognition) 的事，那也是很值得注意的。例如，挪威的詩人兼劇作家易卜生 (Henrik Ibsen 一八二八——一九〇六年) 在其所謂「社會劇」中而描寫「個人的解放」或「個性的偉大」便是一個最好的例證。

至於在「經濟界」中，就是除去過去封建的層層壓迫，同時，對於個人企業而漸有自覺的發展。至於從某種階級之無理的壓迫中，或由國家全體之失當的束縛中而得解放的人們，都是自由的靠着他們天賦的才能而經營企業的，像這種個人富有以及使社會國家

富有的事，正不可不說是一種「個性的伸張。」

又在「社會政策」的方面，其最顯著的現象，就是對於構成社會的各個人員中，特別是對於勤勞之最前線的人及過着下級生活形式的各個人之各種設施的擴大。就是對於前者，乃有「勞動法」的制定，而對於後者，則有另一方面之事業的準備。雖然這些人，從來差不多是不成什麼問題的，可是在這種用法律的力量及互助的精神而給其深深的保護的，在這個裏邊，仍然不可不看做是潛伏着一種尊重「個性」的觀念。

根據以上的種種看來，在「社會文化」的各方面，「個人」或「個性」之前面的進出，那可說是極為顯著的事實；在這兒，我們最近關於「教育界」中所孕育的「個性之再認識的運動」(Movement of individual recognition)那可說是一種廣大的收穫。所謂「個性之再認識的運動，」是以「職業指導」為其主要項目，而以「尊重個性」為其根本觀念，乃是指出「立足於個性的教育」之強調；至其所以稱為「再認識」的是因為在「教育世界」的「個性主義」如前面所說已有相當的歷史，現在再把它拿出來加以有

力的說明。

(II) 心理學與個性

我們在上一節中，已把「關心個性」的傾向，做了一次大略的觀察了；現在我們不妨在「心理學」(psychology)的領域內來再作一回比較詳細的研究。

「心理學」過去的人都以爲是不脫「哲學」的老套的，可是現在已經有了新方向的發展了。至於給與這種「科學的心理學」之建設而爲有力之碩學的人物，當然就要數到德國的本提(Bundt)了，這是不論誰都不可否認的。實際的講來，通觀本提的一生，除掉他令人驚駭的多量的著作之外，就是以「科學的研究法」（即實驗法）爲基礎，理路整然的以完成其「心理學說」的功績，這是令人永遠記憶着而不忘的一個大學者。雖然如此，但是在其雄大的「心理學之體系」中，也不無略有瑕疵可擊。因此，當他死（一九二〇年）之後，便有人從事指摘其缺陷而論難他了；因爲本提對於努力「心理學」的途徑雖屬甚是，可是他把他學說的方向竟弄錯了。是以「形態心理學」(Psychology of figure)

和「個性心理學」的分歧，而兩者都以各個獨自的批判和主張，而尖銳的指摘出本提派之「構成心理學」的難點。

就中「個性心理學」就是「構造心理學」(Structural psychology)的所謂「個性，」其重大的精神組織，自不可等閑視之，因為「個性的探討」在「心理學」上實為其主要任務。實際本提之最出色的地方在概論書中 (Grundzüge or Grundriss) 關於「個性」的敘述，全然看不出來。其中所有的，乃是關於「感覺」和「簡單感情」即所謂「心的要素」之說明耳。這在一方面，是排斥以「鑲嵌細工」(Mosaic) 為要素的見地，斯為「形態心理學派」的論點；又在另一方面，則為「個性心理學派」之假借的攻擊。在「心理學」上，我們是不應當埋頭於這種枝枝節節的問題，應從根本的研究題目上着想才是；至其根本的研究題目，就是「個性的構造」及其表現和發展等，這便是吾人目前所特別注意的「個性心理學」。

總之所謂「個性心理學派」，其中實在又有種種流派的區別。其中主張最鮮明的，便

有斯普朗格(Eduard Spranger 一八八二—)的「精神科學的心理學」(Geisteswissenschaftliche psychologic)和斯端的「人格主義的心理學」至其各個的特色，前者是依「個性探究」的方法而作深密的考察，是以「了解」(verstehen)的方法而直接到達「個性的深奧」之處為唯一手段的；至於後者，是關於「人格的構造」編出嶄新的見解，是把「科學的研究」之結果和「目的論」的解釋互相調和而融合的，這便是兩者的特徵。

所以這在「心理學」的潮流中，其必然發展的過程，自然還是以「個性問題」為其依歸。本來「文化」這兩個字，並不是一件單一的東西，它是和各方面都有互為影響之作用的；所以在「心理學」的進展上，就如前面所講，對於其他的文化科學或一般社會的情勢之主潮的背後，多少都有一點關係，這是很可以想像得到的。總而言之，心理學者如今對於「個性的問題」，可說是其主要的研究題目之一，像這種在時代思潮和步調上一致重視「個性」，那是極有興味的事情。

二 產業界與個性

關於「思想界」裏的「個性」，我們已經知道了；其次關於我們當前的問題，就是接近「職業指導」的事象，在「產業界」中的「個性」又是怎麼樣呢？現在我們爲着研究上便利起見，所以只限定關於「產業界」拿來說一說。「產業活動」本來在「職業活動」中要算占着一個最廣泛的部分（照日本國勢調查的結果看來，從事於農、工、商等產業者之數，實占所有業者數的百分之八十五），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就把「產業界」的事情來代表「職業界」，這也是未嘗不可的事。

（一）從效率增加到合理化

在近代產業中而爲人最可注目的現象之一，那便是「效率增加」的運動及其實行。大概所謂「效率增加」的這一回事，乃是由於人智的進步和發見新的操業法之故，至其意義之在十八世紀由於機械的發明而產業革命之後，便有很大的「效率增加」之事。但

是現在的所謂「效率增加」的這句話的解釋，乃是所謂「科學的管理」(scientific management)之方法，所以這種方法的唱導，是以十九世紀的末葉為該「效率增加運動」的一種誕生期。

「科學的管理法」之首唱者，是一個美國人名叫泰羅(Taylor)的。泰羅，他不僅是這個方法的創始之唱導者而已，並且還在他自己所供職的某製鐵公司中而收其實效者，所以他又是一個實行家。當時的美國，因為正當勞動者的過剩和大企業的勃興之衝突中，「同盟罷工」的事件，相繼而起，是以工人之效率乃在極形低下的時代。就在這個時候的泰羅，便以所謂「一天之公平的工作量」為目標，實行這個標準作業的決定和維持，對於經營者，實獲得莫大的利益。於是「從業人員的選擇」、「作業的標準化」及「工資支付法」的合理化等各方面各種的設施工夫，都漸次的完密了。到底這等事對於產業經營之各方面都實行了「科學管理法」之後，比之那種舊式的非科學的管理法，在「效率」上當然要兩方相差得很遠了，所以泰羅，他雖是這個方法的祖述者，同時在實際方面，他並且還經